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
www.jshfwy.co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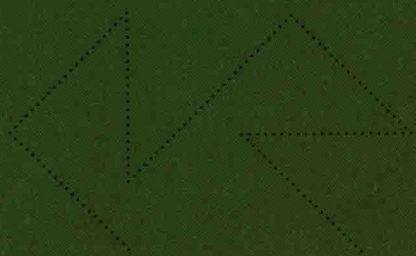
著

返回至相寺

旧海棠

by Jiu Haitang

Return to Zhixiang Temple



返回至相寺

旧海棠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返回至相寺 / 旧海棠著 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9.9
ISBN 978-7-5594-3970-3

I . ①返… II . ①旧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55112 号

返回至相寺

旧海棠 著

出版人 张在健

责任编辑 张倩 王青

特约编辑 王美元

装帧设计 蒋浩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河北华商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75

字 数 163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594 - 3970 - 3

定 价 49.8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	001
天黑以后	023
海滩的上空	047
下弦月	077
在南雄	097
返回至相寺	111
橙红银白	129
小许和赖文	183

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

1

秀挺着肚子到姑妈家，侏儒姑妈给她开门。秀刚刚挤进门里，她之前停下来叩门环时放到地上的布包迅速被姑妈提了进去。姑妈人矮手长，圆滚滚的身体看上去笨拙，实则比秀灵敏。

这才初春，秀的肚子还不算太大，只是稍有点显眼，看上去也就四个多月。不知穿的谁的薄夹衫，又大又旧，袖口挽上三挽还是不利落。若不是穿着这么不合体的衣服，秀还蛮好看，眉清目秀，嘴唇饱满，鼻子挺挺的，发型也还是学生头。

姑妈家在镇上，临着街市，院子大门右侧开了一扇单门做修理铺，铺子后门直接通向院子里。秀安静地在姑妈家住下了，直到有一天她的女儿会走路了，蹒跚走到铺子前面玩，街坊邻居才知道这个院子里多了两口人。别人问起正在修伞的瘸子男人，“这是谁家的孩子”？瘸子男人说“外甥女”。多嘴的还会多问几句，不多嘴的笑笑了事。只是除了这句，再有多多的问话瘸子就不回复了。有不知趣的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侏儒女人就会顶人家一句：“我侄女的小孩，以后都在我这住，跟我们一家，别每次见了都问。”

来修理铺的都是街坊邻居和乡里乡亲赶集的人，彼此都熟，也都知道侏儒女人的脾气，她呛了人，也没有跟她计较的，来取鞋的取了鞋走人，来取伞的取了伞走人，样子并不记仇、生气。这个修理铺几乎无所不能，修鞋、修伞、修自行车、修锅底、修瓷盆。喜

欢打趣的人拿瘸子开玩笑，问他：“瘸子，你都没骑过自行车，能修好吗？”对这样的话瘸子也不计较，说：“你天天骑，屁股都能长上面，没见你能修它。”打趣的人嘿嘿一笑，继续给瘸子打下手递工具。瘸子瘸得实在厉害，站起来，整个右腿在空中打秋千似的不着地，即使是那条好的左腿也是瘦得不成样子，总之他的下身整个就是畸形。他若坐着不动，看脸庞、胳膊、手倒是一个健壮男人的体魄。瘸子要是非得站起来不可，为了右脚能着地，他的左腿就要弯起来衬着右腿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平衡。像校车把、打气这样需要站起来使劲气的活，客人多是自己动手做了。

这样的一家人日子过得还好，女人会修鞋，手艺也好，客人都很满意。孩子大些会自己玩时，秀也跟姑妈学起了修鞋。本来不是什么太难的手艺，秀很快就学会了。只是头两年里，手艺不如姑妈，毕竟还是年轻，手上没劲，不像肥肥胖胖的姑妈。秀和她的女儿两人的生日一前一后，一个是八月十六，一个是八月十七，这说的也都是农历的日期。

秀的女儿叫欢欢，姑妈总是向人强调是欢欢喜喜的“欢”。欢欢会走路后喜欢在修理铺玩，喜欢摆弄姑姥爷的工具，还喜欢坐姑姥爷的小马扎。这之后常有一个模样讲究的中年妇女站在修理铺前远远地看她，有时会走过来给她一包零食，有时会是一箱牛奶，后来来得次数多了，还送欢欢好看的裙子、花棉袄。

起初秀不知道该不该接这些东西，姑妈倒大方，说：“怎么不接，接了，她该出这一份！”秀听姑妈这么说，几次之后，大大方方接了，有时还会让中年妇女进去坐坐。中年妇女欲言又止，总说还有事，顺道来看看就走。秀看看姑妈的眼色，由她去了。

成年后的秀面容越发好看，只是因为身子生养过孩子，不是花季女孩该有的身段。但也不难看，个头也长高了。

秀的父亲三年半后才出现在修理铺，来也是有目的的。这天是背集，街上没什么人，三个大人在赶前一天逢集时客人送来的各种物品。姑父铜锅底，秀用机器轧鞋，姑妈一边哄着孩子玩一边往一块皮子上涂胶。秀见父亲来了，站了起来，也没敢出声说话，傻傻地站着。是姑父先开的腔，说：“哟，二兄弟来了。进院子里坐。”说着扶着右腿站起来，摸着墙把秀的父亲往院子里让。院子本来有大门的，只是一直锁着，他们自家人出入院子都是从修理铺走。

秀的父亲有点磨不开脸，看了一眼秀，低下头往院子里去。他虽低下了头，眼里难免还是流露出了惊奇，这个年纪不大脸上有些沧桑的父亲还是看出了二女儿长高了。他若没记错，把她赶出家门的那年，她没这么高，身材自然也没这么胖。头发也长了，随意地绾一把在后面，样子、形容很有一个成年女子的味道。

两个男人进院后，秀有点不安，就收了活，过来把孩子抱在怀里，怯怯地叫姑妈：“姑妈……”只这么叫，不知要说什么。

姑妈继续在一张皮子上刮胶，头也不抬，很是经事的神情说：“不会有什么事，可能就是路过来瞧瞧。你不想跟他说话就不说话，他不认你，也是一家人，这关系跑不了。”秀听姑妈这么说，嘴里“唉”一声，算是听从了姑妈的话。

约莫有一个时辰，两个男人一前一后从院子里出来，秀的父亲说要赶县城，姑妈也没留他用午饭。这天秀去煮的午饭，到吃饭的时候，难得一家人围着桌子吃，桌上放了一盘豆芽、一盘茄子，欢欢用手捏着豆芽一根一根地往嘴里放。自己这么吃着，还不忘往每个人碗里放上一根，样子很忙，很喜欢吃，很高兴。饭吃到一半，秀给姑父盛第二碗，姑父接下刚往嘴里扒第一口时身子往上一挺打一个响嗝。姑妈就骂他：“不知道先喝口稀水嘛！”姑父也不接

话，一边打嗝一边吃下了第二碗。秀就觉得这顿饭不对劲，心里直起疙瘩。果然，等大家都放下碗筷，姑父发话了，说：“秀，你爸这次来说是那边想要回孩子。你呢，就算是我跟你姑的闺女，可以再找婆家。你也是大人了，我跟你姑妈不给你拿意见，你自己想想怎么办。”

这时姑妈接上话说：“那边说要是把孩子给他们，就撤了你哥的案子，你也可以再找婆家。就算两清了，以后谁也不扯着谁了。你呢，就是你姑父说的，算是我们的闺女，以后也从我们这里出去，你要是不计你爸你妈的仇，可以当亲戚走。”姑妈一米二左右的个头，说这话时要仰着脸看秀。

秀虽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了，自己却也还是个孩子脾气，心里不高兴，表情全在脸上。但这三年多的生活让她孩子气的脸上又多了一份忍耐，所以这时的她看起来是既烦躁无助又悲伤抑制，想哭也不是，想爆发也不是。姑父吃完饭叫了欢欢去修理铺里，留下姑妈和秀两个人继续交谈。

姑妈说：“秀，去屋里歇歇吧，这里我收拾。”她这意思其实是说，“孩子，想哭就去哭一场吧，别憋坏了，你也还不过是个孩子，这三年过来你也不容易，刚把孩子拉扯大，以为平静了，那边又来添乱”。姑妈个子太矮，不然这个情景是该把孩子拉在怀里安慰一场的。

秀手里拿着一双筷子和欢欢的小碗站着一动不动，等姑妈过来要她手里的东西时，才终于滴下了眼泪。她把手里的东西给姑妈，转身去了自己的房间。

房间里堆满了奶孩子的小衣服、毛衣、薄厚棉袄和孩子的尿垫。也没有一个衣柜，只一个不成型的大方桌和架在墙上用来搭衣服的两根竹竿。除了这些，真是再没有其他东西了，黄土泥的墙上连一

张画都没有。秀坐在床上一边哭一边折欢欢的衣服，整整齐齐地折了两摞，然后在靠床的墙边放好，就扑在上面放声哭开了。姑娘早洗好了锅碗，坐在屋檐下听秀屋里的动静，直听到秀叫着“妈”哭出声来才放心去修理铺做活。

那大概是个秋天吧，天气还没有真正地凉下来，玉米还没有长成金黄色，秀跟同学从学校逃课出来，直接就被高高的玉米地淹没了。乡里的学校一面靠路，一面靠河，离集市和村庄远远的。逃出来的学生中有人熟路，先是顺着河走，然后拐上一条大道去与人会合。

秀第一次出来，见到会合的人才知道对方都是男的，其中有两个跟她们中的两个女生在谈恋爱。恋爱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，看不见摸不着，谁也弄不懂它是什么东西。没谈过的不知道，谈过的也说不清，说是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在谈恋爱了。真玄妙。秀还没谈过，什么还不知道，到了录像厅，除了两对熟悉的，剩下的各自配成对找了位置坐下，她被一个男生拉起手坐到了一起。

这样她就跟外校的男生谈起了恋爱，外校的那个男生自然也是个不好好读书的孬孩子。因为打算到年龄后去当兵，学习很是不上心，本是上学的时间，能踩着山地车跑十几里到外校去打架。他又是个超生孩，自小养在舅舅家，父母因为没养他，长大后不好狠管。舅舅呢，还是隔了一层，也不好管。这样他就认识了秀，这一帮与那一帮也就谈起了恋爱。秀在这年的腊月怀孕了，但她不知道，直到第二年开春棉袄脱掉换成单衣，姐姐才发现她肚子鼓了，就告诉了妈妈。妈妈知道后，就出大事了，秀的哥哥带人找了那个男孩把他一顿狠打。那个男孩这时已经不读书了，在社会上混，几

天没回家家里人也不知道，直到有人通知一个屋子里死了人，家里人才知道出了事。男孩老家是另一个镇上的，紧挨县城，因为父亲在县城化肥厂上班，家里有点势力，扬言要把秀的哥哥关进监狱，终身不得出狱。乡里人其实隔得再远，都是能扯上亲戚的，秀的父亲找了人去男孩家说情。男孩的父亲是读了书的人，还讲点道理，他们也知道这件事的源头还在他们的儿子那里，见秀的父亲低三下四地求饶就提了要求，要秀为他们家生下这个孩子，并且一辈子不得嫁人，算是给死了的儿子留了后，配了婚。但是呢，生下的孩子要是男孩就把秀娘俩接过去，要是女孩就只能秀一个人养。这情况，秀的父亲想妥协，只好牺牲了秀保儿子，加上觉得有这样的女儿丢脸，又跟秀断了父女关系把她赶出了家门，让秀只身一人去投靠膝下无子女的侏儒姑妈。

秀那时什么都不懂，能怎么办呢，天没亮起来辞别了妈妈、姐姐和事后才知道打死了人吓得丢了魂的哥哥，去了愿意接收她的姑妈家。

现在，三年半后，哥哥已经考上了大学，眼看着能有个好前程，当年男孩的家人又找到秀的父亲想要回欢欢。因为男方的大儿子这时已大学毕业，一毕业就留在了北京给人家当上门女婿，肯定不回来了。男方的妈妈想着以后身边无后，就想起了欢欢，这要求男方父亲也是支持的，还说可以给欢欢弄个城里户口，将来继承他们的财产。人心真是变得快啊，只是几年时间，他们就不再重男轻女，想要回孙女了。

这事叫秀没办法，她亲手带大的欢欢，与孩子相依为命的情感早已在她心里生根发芽，多少个日日夜夜也是因为这个熬过来的，怎能说给就给？秀不愿意，说孩子还小，等大些再说。

秀的父亲只好觑着脸、堆着笑去跟男方的父母说欢欢还小，还

离不开妈，孩子的事不如先缓缓。他这么低声下气自然是要保他的儿子顺利上完大学。后来，秀去家里拉缝纫机见着母亲，母亲跟她说，她父亲为了她能保住欢欢苦苦求人，从县城回来之后整个身子都矮了一截。母亲这样的话，秀是信的。

2

修理铺的两边一家是服装店，一家是粮行。服装店的老板娘是外来的租户，粮行老板是姑父家多少年的老邻居。给粮行帮工的一个男的，几次托服装店的老板娘打听秀是不是死了丈夫，要是是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，他表示愿意跟秀处对象。这个帮工看上去比秀大多了，又黑又驼。服装店老板娘找姑妈试探了几次，姑妈深知秀的情况，她那边有约定的，不能嫁人，就狠狠地拒绝了服装店老板娘的意图。

秀随着欢欢长大操心少了，心闲下来人越发好看，上门来提亲的人一直没有断。有一个卖肉的算是街上的好行当了，年近四十，不瘸不拐，只是三年前死了老婆。两家的摊档在街直角的两条边线上，要看看对方不难。秀是早就被人看过多少回了，可是秀怎么也不愿过街去看人家，她心里知道自己得守着不能嫁人的约定。她想，就算是为了哥哥吧！

转眼这年阳历9月，欢欢已满六周岁，可以上小学了。秀第一次离开她生活了六年多的街道去给欢欢报名，这一报名才遇到欢欢的户口和姓氏的问题。秀想，那边起初说了不要她们的，心里自然不愿让欢欢随那边的姓氏，就让姑父去求了人把她们娘俩的户口弄到了他的名下。

秀一天来来去去经过几条街接孩子上学，知道她早早死了“丈

夫”的人越来越多。有的好心人出于怜悯还是想着给她介绍个下家，但介绍来介绍去不是死了老婆，就是缺胳膊、断腿、短智商的。秀无心谈这事，但拒绝不了，只好应付着。她也是经了提亲这些事才意识到人生的残酷，原来人活一世一步也错不了的。这时她不能再嫁人，若是能，再嫁竟只能找“门当户对”的了。

欢欢读五年级的时候，也就是十岁这年腊月，秀的哥哥娶妻设宴。可并没有人请秀回去参加哥哥的婚礼，事后秀在姑妈那里才得知这事，自然是哭了一场。原来，连跟她关系最好的哥哥也把她忘了。但她还是绣了一对红荷花绿鸳鸯的十字绣枕头加一份好礼，托姑妈送了过去，也没让说是她送的。可是这种事谁不是心知肚明的呢，都是捂着不说。新嫂子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。这件事后，对秀来说，一个人内心的成长才暗暗开始，像冬天柳树的体内，谁也看不出来地酝酿着春天的情绪。

欢欢是个机灵的孩子，奶奶年前来看她，提了一件粉红的羽绒袄，她在秀的许可下收下衣服，当即亲昵地叫了一声奶奶。除了她喜欢的羽绒袄，奶奶还给她带来了一双红皮靴，当欢欢穿上这一身时，立即从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。奶奶见欢欢高兴，趁热打铁问她要不要去城里跟爷爷奶奶一起过年。欢欢自然是一口就应下了，秀这时开腔已晚，要再拒绝势必会让欢欢跟她翻脸。欢欢委实是一个个性十足、很有主见的孩子，因为身世问题一直跟秀暗暗地僵着。

过了年初五，奶奶把欢欢送了回来。欢欢脸上大不欢愉，秀问她怎么啦。欢欢说想去城里，在城里既可以学钢琴，又可以学跳舞，还可以读好学校，说奶奶住的新小区旁边就有一所漂亮的中学，可比她们镇上的中学好看多了。

秀不高兴听欢欢这么说，当即呵斥了欢欢，叫她以后不准再提

及去城里的事。但这天夜里，秀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她想清楚了对欢欢发脾气的原因。她的整个世界只有欢欢，若失去了她，她不敢想象接下来如何活过一天一天漫长的白昼和黑夜，一年一年漫长的春夏秋冬。

六年级时，欢欢没有考上县城里的中学，因为欢欢想去城里，死活不愿意读家门口的中学，要求复读一年。复读班的班主任一天家访，到了秀家，与秀在院子里从下午一直聊到傍晚。进入夏天的太阳很是明媚，把院子里一棵柿子树都要照透了。光从树叶间洒下，白花花的光打在放了茶杯的小方桌上。有一个细小的光影竟是活的，从白瓷杯里一跃就跳到茶杯盖上，又从杯盖上跳到剥落了红漆的桐木桌上。有些腐朽的桐木桌面发白的样子，让秀觉得这十多年的光阴真的是实实在在地过去了。

欢欢在校谈恋爱了。似乎也没有出格，两人还约好了一起考去城里。秀看着在桌子上跳来跳去的那个细小光影心里很是感叹，女儿可是比她机灵的、识时务的。这时秀回过头来看她在这个年纪所做的事情，真心觉得自个儿愚笨极了，整个人是糊涂的，混沌未开。

秀不想把欢欢给她奶奶，可也拦不住欢欢自己要往城里去。

欢欢考上县城中学的这年，县城更市，新城划了一个圈，增加了两个经济开发区，欢欢奶奶乡下的镇子划在了新三环边上，秀姑父他们的镇划入五环。这一下可都成了城里人了，欢欢很高兴。但等开发到五环还有些年头，而三环内说动工就动工了，市政府新址就在三环和二环中间。

欢欢的奶奶以三环边上一所宅子为条件赠予秀，让欢欢随父的姓氏入他们的户口。秀的父亲再次找到秀希望秀应下这个条件，这样一来，那所三环的宅子就是秀的了。父亲的意思是，秀若用不着

可以给她哥哥建一所房子。秀觉得姑妈家也是城里了，她如今成了他们的养女，这所宅子早晚会是她的，所以她私心下并不愁将来无安身之地。

但事情并不像秀想的那样美好，问题出在了姑父这边。原来姑父是不想把宅子给秀的，他早已把这片宅子许给了弟弟的二儿子，最近听说划入五环了，他的亲侄儿一下子跟他很亲，常往修理铺来。

因为镇子划入五环，镇上的学校也都统一要求穿了校服，这一下，爱潮流的姑娘、小伙不干了，私下修改校服。裤脚要窄一些，T恤要短一些。秀他们住的地方背街那边隔不远就是中学，秀见修改衣服的生意好，就跟姑父姑妈商量在房子的另一侧开个门专门修改衣服。姑父姑妈一口答应了，因为时下的修理铺早没有修瓷盆、修锅底的活了，送来的鞋子也多是做护理、擦洗，平时三个人能闲下两个。这样的情势下，为了长远的生计，秀才想要去母亲家拉缝纫机。

等那边的门开好，秀厚着脸趁天色暗回到娘家。她起初担心的是父亲不会同意，等她说明来意，不承想，首先答应她的竟是父亲。那时屋里开着电视，父亲的目光从电视上转过来只看了她一眼，转头冲她母亲说“给她”，然后又转回去看电视。父亲这样允准后，还帮她把缝纫机抬上架车。多少年了，秀这是第一次跟父亲这么近距离地接触，她本想看看父亲脸上的神情，揣摩一下父亲现在对她的态度，但是天色真是太暗了，秀只感到在跟父亲抬起缝纫机时他重重的呼吸。

把缝纫机抬上架车，秀在家里并未再做停留，因为父亲再没发话，母亲也没表示留她。但秀心里似乎也知足了，想想自己不就是来要缝纫机的吗？现在要到了，还能再期待什么？秀告别了母亲，